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十回 心明清淨法 棒喝野狐禪

詩曰： 瑤臺皎皎一片月，玉宇棱棱千尺冰，
冷淡家風清淨理，如斯方不愧為僧。

又曰：

隔花犬吠大和尚，夾岸藤纏小法師，
白晝野狐燈日盛，不知何處可無為？

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，辭別了唐王，出離長安大國，往西前進。此猶是中華地界，一路平安。不幾日，過了鞏州地方，行到一處，天色晚了，見路旁一個小庵，小行者扶唐半偈下馬，就將行李放在馬上，牽了進去借宿。這庵兒雖小，卻分精嚴富麗。二人將走到佛堂，早有一個少年和尚出來迎問道：「二位老師何來？」唐半偈忙問訊道：「貧僧奉唐天子敕命，往西天大雷音寺拜見我佛，求取真解，路過寶方。因天色晚了，不識地名，敢求寶庵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」那和尚道：「我這地方雖猶是唐朝河州衛地方，卻因西番哈泌土地遼闊，已不屬他管了。老師既奉天子敕命，乃是天使大法師，怎麼沒有護衛跟隨？卻教二位師父落落而來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佛家清淨為本，淡薄為宗。怎敢稱天使？怎敢勞護衛？」那僧驚訝道：「老師怎麼轉如此說。」一面邀入禪堂，施禮分主客坐下。一面吩咐備齋，一面就問：「二位老師大號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蒙唐天子賜號半偈。這是小徒，俗號小行者。敢問院主法號？」那僧道：「小僧賤號慧音，乃天花寺點石大法師第二輩法孫。」唐半偈因問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令師祖點石大法師，定是一位有道行、有辯才的善知識了。」慧音道：「家師祖是西域人，道行辯才一時也說不盡。只法座下的徒子法孫，以‘定、靜、慧’三字排來，每一字足有上千。這河州地界城裡城外，似小僧這樣的庵兒約有千餘，無一庵不是他的下院。」唐半偈道：「為何這等富盛？」慧音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這哈泌地方，不論官宦軍民，皆好佛法，又最喜聽講經。我這家師祖口舌圓活，講起那因果報應來，聳動得男男女女磕頭禮拜，以為活佛，無不信心。那錢財米糧就如山水一般涌塞而來，故如此富盛。」正說完，侍者備上齋來，請他師徒二人用過。慧音復問道：「老師父方纔說，奉天子敕命見我佛求解，不知果是真麼？」唐半偈道：「現有敕書，怎敢打誑語！」慧音道：「若果是真，這是驚天動地的大佛事了，何不廣為播揚，使善信尊崇，為我佛門榮幸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清淨無為，佛教之正也；莊嚴奢侈，佛教之魔也。貧僧今日奉旨求解，正欲驅魔歸正，安敢復為播揚以益其罪戾。」慧音微哂道：「老師又來取笑了，播揚正是奉佛，怎麼轉是罪戾？小僧學識微薄，不敢詰辯。且請安置吧，待明日家師祖再細細請教。」遂送師徒二人到客房安歇。正是：

至人欲掃魔歸正，邪道思依正作魔，
佛法坦然平似水，黑風一陣忽生波。

來這天花寺的點石法師是個西域人，性極貪淫，專以講經說法哄騙愚人。不料，今歲正聚眾講時，忽被孫大聖顯形封了，揭不開，沒得經講。一時不知其故，分沒趣，只推有病下臺，約改期再講。過了許久，只揭經不開，講解無時，弄得各寺清冷，布施全無。師徒們正無法奈何，這慧音忽見唐半偈說奉敕到西天求解，似有緣故，只得連夜報知點石。點石想道：「當今講解正盛，為何又要求解？莫非唐朝中有甚變頭！明日可請他來見一見，就問他這經揭不開的緣故，或者他知道些因由。」慧音道：「這個唐半偈，為人一味清淨冷落，全不象個和尚。雖於佛法有功，卻於大眾無益，若使他苦修得志，我佛門弟子都要餓死矣！老師祖還要與子孫做主。」點石道：「他既以苦修為宗，我偏以極樂為教。明日等他來時，可傳眾子孫一時齊集，都要色相莊嚴，看他動心不動心！」慧音大喜，傳出法旨，各各整備，然後歸庵歇息。正是：

佛原不自佛，魔豈為他魔，
一念微分別，天淵隔已多。

到次日天明，唐半偈與小行者起來，吃了早飯，就收拾行李要走。慧音忙止住道：「我這河州外衛，雖與唐天子命令不甚相通，卻猶是唐朝地界。老師父既奉天子敕命勝此，家師祖也是佛門一位尊宿，豈可不會一面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會一面因好，但急於西行，不敢久稽。」慧音道：「家師祖住的天花寺去此不遠，且是順路，一會即行，也無耽擱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是順路就去。」遂不上馬，叫小行者牽著，自同慧音步行。果不多路，不一時到了天花寺前。定睛一看，果然好一座齊整寺宇。但見：

層層殿宇，一望去金碧輝煌，分不出誰樓誰閣；疊疊階墀，細看來精光璀璨，又何知為玉為珠。鐘鼓相應，聞不了仙梵聲；土木雕鏤，瞻不盡莊容佛相。僧房曲折，何止千間，真是大叢林；初地周遭，足圍數里，可稱小佛國。

唐半偈看見分富麗，便不欲進去。當不得慧音再三拱請，只得步了入去。到了二山門，唐半偈看見內中分潔淨，就叫小行者同馬住下，先自到大殿上拜了佛。早有一班知客迎請到客堂中去坐，一面獻茶，一面敘問來意。唐半偈因說道：「貧僧奉唐天子敕命，往西天求真解。路過寶庵，蒙慧音師兄道及點石大法師，道行辯才為當今善知識，不敢經過，特求瞻仰。」眾知客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家師祖在禪房靜養，不輕易見客。老師既是天使大法師，慧音進去稟知，自然出堂相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擺上許多果品、點心來吃茶，坐了足有一個時辰，方聽得大殿上法鼓發播。眾知客就對唐半偈道：「殿上播鼓，家師祖將出堂了。」鼓播三通，然後，一派仙樂隱隱約約，漸次吹近堂來。唐半偈將眼往堂外一看，只見仙樂間著一隊隊幢幡寶蓋與那香燈淨水，簇擁而來，何止有百隊。到了堂外，都八字分開，獨點石和尚帶著一、二個小和尚走入堂來。唐半偈看那點石和尚怎生打扮：

毗盧帽方方繡佛，錦偏衫縫縫垂珠。容肥如滿月，大虧美食之功；身靜若高松，深得安閑之力。頭圓頸直，外相宛然羅漢；性忍心貪，內才實是魔王。

點石進到堂中，看見唐半偈，因問眾知客道：「這位可就是唐朝天使法師？」眾知客道：「正是。」點石方殷勤施禮。唐半偈見點石和尚百般做作，心下不喜，然既到此，只得上前施禮。二人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點石就問道：「侍者傳言不清，不知老師奉命實是何往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實奉唐天子敕命，往西天大雷音寺見我佛如來，拜求真解，以解真經。」點石道：「這三藏真經已流傳天下久矣，天下高僧已講明矣，哪裡還有真解？何必更求！此中必有緣故。老師遠來，定知其詳，伏乞朋示。」唐半偈道：「真經雖國流傳天下，然未得真詮，將我佛萬善法門，度世慈悲，俱流入講經說法果報小因，厲民害道。故我佛不勝憐憫，特遣旃檀功德佛陳玄奘法師，親臨長安，現形天子朝堂，大顯神通，命鬥戰勝佛孫悟空將天下經文盡皆封了，致經一卷一張也揭不開；又明說我佛有真解未傳，要天子如昔年求經故事，再遣人去求，求得真解來解真經，方得度世度人的利益。故唐天子特命貧僧前往，只此便是實情，並無他故。」點石聽了，心下方知，經揭不開是這個緣故。又想到：「我這法會下有三、四千人，皆靠著講經說法穿衣吃飯，若依他這等說，我們的教法就要壞了。」因說道：「據老師說來，句句皆有原委，據小僧聽來，句句皆是荒唐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怎見得是荒唐？」點石道：「若說連這三藏真經都是假的，別有真解，卻還說得去。既說三藏俱是真經，經義已了然明白，解來佛法尊崇天下利益，轉又說是差的，置而不講，且說別有真解，又要去求。此實好事妖僧欲敗壞佛門，故為此捨近求遠之計，以愚惑天子，非荒唐而何？」唐半偈道：「陳玄奘法師臨壇封經，萬目所見，豈是荒唐？」點石道：「我聞陳玄奘法師已坐化法門寺久矣，尚有佛骨、佛牙在塔中可據，如何又臨壇封經？臨壇封經，不過妖僧幻術耳！老師不可深信。去還歷千山萬水，莫若回朝，將貧僧之言奏知天子，重興講解，自然國祚綿長，萬民康泰。」唐半偈笑道：「正謂妖為妖，妖即謂正為妖，理固然也。此真經之必求真解也。不然，口舌是非何所底止？小僧奉王命求解，惟有西行，不知其他。」就起身告辭。點石道：「遠行無急步。此去靈山，路程遙遠，老師忙也不在一時。既蒙降臨，豈可無一齋之敬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早齋已在令徒孫寶齋擾過，況有小

徒在二山門控馬立待。」點石道：「既有令高徒在外，何不請進來一同用齋？」因吩咐侍者去請。小行者聽見請他，就將馬拴在二山門樹上。行李、木棒隨身挑了人來，竟向客堂放下。唐半偈命參見點石。小行者不知怎生參見，只朝著點石唱了一個喏，就在旁邊椅子上坐下。

那點石將小行著細細一看，忽想起那日講經時，封經的正是這等一個毛臉雷公嘴。因暗想道：「原來封經一案，就是這和尚弄的幻術！今既相逢識破，如何放得他過！」一面擺設盛齋款待他師徒二人；一面就齊集了二、三千徒子法孫，只候他師徒齋罷，遂一齊涌入法堂來見唐半偈，要求他開經。人多語亂，唐半偈一時聽不明白，因問點石道：「眾位高徒要開什麼經？」點石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小僧這地方，雖還是唐朝河州衛地界，卻不奉朝命，今已屬西番哈沁國管了。這地方官宦軍民皆信心奉佛，最喜聽講經。我法座下三、四千弟子皆以講經為業，不意老師忽創新意，要求真解，顯神通將天下經文封了。但老師封經求解，不過為唐朝起見。我這哈沁國卻不在唐朝數內，為何也一例封了，絕我教衣食之計？故眾子孫特求老師開恩，揭去封皮，使他們得照常講解，便兩不相礙；若老師執意不肯，恐他眾人也不肯甘休。」唐半偈聽了著驚道：「封經乃我佛如來之事，與貧僧何干？貧僧安能擅揭！」點石道：「老師不要隱情了。那日封經時，小僧親眼見這位令高徒手執封皮來封的。怎麼與老師無干？」小行者聽見，笑說道：「再認認看，是我不是我？不要錯認了人。」點石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這個毛臉雷公嘴切切記得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毛臉雷公嘴雖然記得不差，只怕老少也略差些！」點石又將小行者看了一眼道：「前日封經的果象老些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卻原來！實對你說吧，前日封經的乃是我成佛的家祖孫大聖，怎麼就賴我？」點石道：「祖孫總是一般，只開了吧！」唐半偈接說道：「莫說不是小徒，就是小徒，亦不過奉我佛之命。我佛封經，你一個佛門弟子怎敢要強開？」點石道：「我佛既造經流傳天下，豈有個又封之理！此不過妖僧弄幻術耳。」唐半偈大怒道：「我佛三藏真經乃靈文至寶，何妖僧幻術之敢擅封？指佛為妖，真佛門之妖也！」點石聽見說他是妖，不覺滿臉通紅，也發怒道：「我若為妖，天下無不妖之佛矣。」眾僧見點石發怒，便一齊嚷將起來道：「封經開經，姑置勿論，且先辨明了哪個是妖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涌將上來。

唐半偈心雖不動，卻看見涌得人多，又七嘴八舌，也覺沒法。小行者看見師父著急，欲要動粗，又見都是些凡僧，料禁當不起。忽見行李中那條木棒躍躍欲動，琅琅有聲。因想起道：「此物欲顯靈也！」因取出，雙手奉與唐半偈道：「師父，邪魔外道甚盛，請試試佛寶如何？」唐半偈看見，豁然大悟。因接在手，指著點石與眾僧大喝一聲道：「眾野狐休得無禮！將謂我佛法不靈乎？」唐半偈這一喝，聲氣也不甚高，不知怎麼，就象雷鳴一般，直若驚天動地。那條木棒，雖不離唐半偈手中，早已在點石與那眾僧頭上，各各打了一下，嚇得點石與眾僧一時妄心盡息，邪念全消，滿口伶牙俐齒，寂然不敢再辯一字，俱痴痴呆呆拜伏於地道：「請受老師教誨。」唐半偈看見棒喝有靈，眾僧皈命，滿心歡喜。因扶起點石道：「一念貪嗔，即屬邪魔外道；寸心悔過，便成賢衲高僧。老僧有何教誨？只要大眾回頭努力，收拾繁華，歸於清淨耳。」點石定了性，請問道：「老師一味清淨，則瞻禮焚修俱可廢矣！」唐半偈道：「瞻禮焚修何可廢？只有存此心為朝廷惜體，為天下惜財，為大眾惜福，便清淨矣！不然則我佛立教，非度世而禍世矣！」點石又道：「瞻禮焚修既不必廢，則講經獨可廢乎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講經何可廢？不得其解而講則可廢。」點石無語。眾僧因問道：「老師高論，自是佛門正旨，然大眾數千人，若不講經，衣食何來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施於無意，飽食為安，募自多方，不能無罪。況佛力廣大，自有因緣，大眾何須慮得？」眾僧方歡喜退立。點石因又問道：「老師這條木棒為何這等利害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也無甚利害，不過仗佛力辨邪正耳。」點石道：「既能辨邪正，不知可能除妖？」唐半偈因未試過，便不答應。小行者因接說道：「怎麼不能除妖？」點石道：「妖有神通，恐不畏此木棒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畏木棒，須畏鐵棒！」點石道：「唐老師，不見有什麼鐵棒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要見麼？」點石道：「如有，乞借一觀。」小行者說得高興，因走出外堂來道：「要看鐵棒，這裡來。」點石與眾僧俱隨涌出來，看他有甚鐵棒。

小行者直走階下，將手向耳中取出一個繡花針兒，叫聲：「大！」隨變做碗口大二丈多長的一條金箍鐵棒，拿在手中舞弄道：「你們看，這條鐵棒可降得妖麼？」點石與眾僧方肅然起敬，重向唐半偈作禮道：「原來老師徒皆是活佛，弟子等肉眼不識，唐突多矣！」唐半偈也不知小行者有如此手段，忽然看見，暗暗歡喜。因說道：「貧僧遠行，假此護法。」點石道：「護法一事，正不容易，弟子因無護法，近日失了一個大叢林。」唐半偈問道：「失了什麼大叢林？」點石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此地向西三百里，有一座山，叫做五行餘氣山，原是兩界山來的龍脈。山上有一座佛化寺，□分富盛，一向也是小僧在內焚修。近日，忽然來了一個妖怪，生得長嘴豬形，醜惡異常，說是新受佛法要來出家，等什麼師父！小僧不肯容留，便使起蠻法，氣力又大，將寺門前一根鐵幡拔起來，橫七豎八的打入。寺中雖有千餘和尚，皆近他不得，都被他打得東逃西散。如今止剩他一人在內，存貯的米糧盡他受用，無人敢去動他一毫，將一座萬善叢林弄做一個豬窠了。若有老師令高徒這等大法力，便不怕他了。」小行者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蠢東西，也算不得妖怪。既在西邊，我們是順路，你可叫人跟我去尋，我趕了他去，還你這個叢林好麼？」點石道：「若是趕得他去，便另招別僧焚修，不至污穢佛地，小僧也是情願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不打緊，快去，快去！」遂收了鐵棒，一面又取了行李、木棒，去韉馬。點石與眾僧還要苦留過夜，好揀選精勇肥大的和尚跟去。唐半偈求解心急，哪裡肯住。因說道：「我們先去，你們隨後趕來可也。」點石無奈，只得與眾僧一同送出寺門，小行者扶持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尊佛豈在多言，驅邪惟有一正，
理屈難免辭窮，道高自令人敬，
度世方見慈悲，施財邪魔諂佞，
從來不染高僧，只是身心清淨。

唐半偈與小行者此去不知驅得怪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